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南朝金粉錄 第十九回 試金殿世職作中書 毀公堂土豪連巨盜

話說洪一鶚在慶樓機巧遇褚飛熊，痛談之後仍同趙鼎銳吉慶和回寓安息，一宿無話。次日趙鼎銳進了衙門，就將洪一鶚到京謝恩的單子，開呈進去，以便御覽。卻好皇上當日即看見洪一鶚已經來京，隨即傳出旨來，著於次日五鼓預備召見。此旨一下，趙鼎銳趕著先送了信回來。趙鼎銳吉慶和在本衙門內已經知道，公事辦畢也回寓所。趙鼎銳便向洪一鶚道：「明日皇上召見，非帶領引見可比，須要隨著禮部議制官，從容朝拜。倘有所問，奏對尤須詳明。老姪雖器宇宏深，諒無差錯。但是天威咫尺，初次朝見，未免有些耽心。總宜處處留神，不致天顏不悅就是了。」洪一鶚唯唯答應，鄭垣吉慶和趙鼎銳又教了許多儀制，洪一鶚一一謹記。一日無話。次日四鼓，洪一鶚即起來盥洗，整了衣冠。趙鼎銳父子吉慶和也起來，穿了衣服，同洪一鶚走到午門外，領著他進了朝房，又引他至謝恩班內，演禮伺候，一會子皇上升殿，文武各官朝參已畢，當有吏部將本日謝恩及奉旨召見文官各官職名單清單，跪呈御覽。皇上看到世襲雲騎尉洪一鶚，即傳下旨來，各官均著在午門謝恩，洪一鶚即著內閣帶領謹身殿引見，其餘各官朝散，皇上還宮。當時諸閣臣便將洪一鶚傳入內閣，洪一鶚一一從容參見首輔。徐公因問道：「青春幾何？」洪一鶚欠身答道：「二十六歲。」徐公道：「有諸內必形諸外，想趙老先生保薦，一定是才學淵博的，但皇上顧問時必須從容奏對，不可急促。倘一時不能應旨之處，不妨直奏，容退後再行進呈。」洪一鶚道：「謹遵台命。」一會子內監傳出來，宣內閣帶領世襲雲騎尉洪一鶚引見。當下洪一鶚隨著內閣到內廷來，但見重重宮闈，巍峨處處，天香繚繞。閣臣先進殿覆旨，隨即內監傳旨宣洪一鶚上殿，洪一鶚便俯伏金階奏陳履歷，又恭謝天恩，三呼朝拜已畢。

皇上在御座上見洪一鶚氣度從容，英姿颯爽，聖心先自喜悅，因顧閣臣道：「看他外貌沖和，胸中諒有學問，今黃河連年為患，朕欲試他一道治河策論，問他能否？」閣臣傳旨下來，洪一鶚便奏道：「乞賜紙筆，願草呈聖覽。」

皇上見他並不推辭，天顏甚喜，即令內監取短桌一張，放在階前，賜他膝地而坐。當下內監取筆硯箋紙，洪一鶚不慌不忙，一而磨墨，一而構思，拈筆在手，約有一個時辰，已草成一道治河要策，奏請錄正呈覽。皇上見他揮毫敏捷，已暗暗稱贊，便著毋庸臆正，即命內監將草稿呈上觀看。雖是行書，卻筆法豪邁，而且策上立意皆係清河溯源，不亞鄺道元水經詳注。皇上覽畢，又遞給閣臣道：「難得如此敏捷，且確切不疑，著留中以備觀覽。」

各臣傳看已畢，一齊俯伏奏道：「恭賀陛下得此英才，真是朝廷之福。」皇上又道：「洪一鶚英明練達，經濟頗優，深堪嘉尚，著加恩賞給中書，即赴內閣認真辦事。仍著閣臣隨時教習，勿負朕意。翰林院侍讀學士趙弼、道員用鄭垣保舉得人，名實相副，俱著加恩議敘，該部知道。」

洪一鶚又謝了恩，緩緩下來。諸閣臣都與洪一鶚道喜道：「聖心甚喜，我等也得藉助勳了。」洪一鶚道：「諸位老師教誨。」當下一同出了午門。趙弼父子吉慶和接著，便問了一番，都是大喜，仍隨趙弼回寓。次日趙弼就同鄭垣謝了議敘的恩。又叫洪一鶚往內閣衙門大小各官拜謁寓所，又去謝了首輔徐公。

由此洪一鶚在內閣辦事。過了一日，吏部將趙弼鄭垣議敘單開呈御覽，皇上即圈出趙弼著補授禮部右侍郎，鄭垣著補授湖北道監察御史。趙弼兩位隨謝了恩，隨即視事不表。

再說湖北襄陽府襄陽縣鄉下興隆集有個土豪，姓繆名瑞麟，綽號尚義大王，家中廣有田產。他有兩個兒子，一個女兒：長子繆雲，綽號賽天霸；次子繆電，綽號賽金剛；女兒雙珠，綽號賽飛燕。父子兄妹俱習得一身好武藝，更兼繆雙珠曾得異人傳授，慣使九口飛刀，百步之外取人首級，百發百中，真是雄霸一方，無惡不作，專收留綠林豪客，無賴流民。官紳累欲擒拿，爭奈他黨羽甚多，不敢動手，恐致激變。這地方欲調齊兵役前去搜剿，乃事機不密，反有人送信息，傳至繆瑞麟處。繆瑞麟就偕同三子，糾集黨羽數十人與官為難。襄陽縣知其情節，當即率領兵隊親往擒拿，當場獲住數人，帶回衙署訊辦。

繆瑞麟見黨羽被獲，復趕回興隆集，喝聚著名青皮地棍並留養家中那些賊寇，連同前次黨羽，共有二百多人，各持器械湧至本縣大堂，不問皂白即將衙署拆毀。知縣猝不及備，只得任其糟踏，及至城守營兵勇等來救，繆瑞麟喝令黨羽將大堂毀去，復又斬監劫獄，放出幾十名死囚，聚在一起。當經城守互相格鬥，爭奈繆瑞麟人眾，城守兵卒寡不敵眾，襄陽縣致被擊斃，又傷殺營兵十數名，蜂擁出城而去。隨州知州以逼處鄰境，一面飛報德安府，轉報督撫庸兵助剿。官兵尚未到來，繆瑞麟知事不了，遂即揭竿起勢，又勾結了河南新野縣界胎簪山的強盜。這胎簪山有三個大王，數百名嘍囉，大大王名黑面虎楊壽，二大王水底蛟牛經，三大王穿山甲鮑直，皆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專在水陸兩路攔截商民。雖經捕役緝拿，終屬奉行故事。現被繆瑞麟勾結在一起，那黑面虎楊壽即派了水底蛟牛經穿山甲鮑直，帶領三四百嘍囉下山，往義勇村而來。繆瑞麟當即與他訂約共圖大事，又有許多會匪聞風來投，因此聚積千餘人。先據了襄陽，搜括倉庫錢糧，虜掠民間財物。當地的百姓紛紛逃避出境。

再說督撫接到德安府飛請助剿的公文，一面飛檄襄陽府參將王嘉林，率同弁哨營勇，就近星夜馳往剿滅。襄陽營雖奉到檄文，自然不敢懈怠，爭奈這位參將年紀已大，精力已衰，平時暮氣十足，只圖安飽，不顧操練，加之兵額短少，剋扣餉糧。譬如一營額設五百名的，除去長夫伙夫應仍有四百名足額。他連工作的人統算起來，照額設數目一營不過三百足數，其餘糧餉皆係自飽私囊。平時又訓練不勤，一旦奉調往剿，多有些畏尾畏首，然亦不能不去，只得勉強拔隊長行，幸而馬到功成固是大妙，否則再作計議便了。及至到了襄陽縣界，又打聽得賊首繆瑞麟勾結了一伙強人，賊勢甚為浩大，更是凜凜危懼。既已到此，顧不得自己害怕兵力太單的話，只得趨趕前進。繆瑞麟打聽有官軍到來，早已作了準備。

這日官兵已到，王參將即令都司吳成、守備魏泰率兵進剿。剛到城下，只見繆瑞麟領著四五名賊將，立馬橫刀站在吊橋之上，厲聲喝道：「爾等何處烏軍，敢來送死？知道進退的，早早退去，不然教爾等立刻成為齏粉！」

吳成亦喝道：「大膽的狂徒，膽敢擅殺命官，佔據城池，殘害百姓！官軍既已到此，不思納命，還敢抗拒天兵！快快解散歸降，或者代奏朝廷，只問為首之罪，其餘一概豁免。若執迷不悟，爾等賊眾定遭粉骨碎屍！」話猶未了，只見賽天霸繆雲大吼一聲：「來者勿得多言，看爺爺取你狗命！」說著挺槍就刺，吳成持大斧急架相迎。兩下交戰，鬥不數合，吳成抵敵不住，撥馬便走。魏泰見勢不好，也就退下。繆瑞麟在馬上見官軍已敗，把鞭梢一指，眾賊將蜂擁殺來。自古寡不敵眾，又況王參將部下的這些兵卒多半老弱，只能嚇詐那些鄉愚，如何能抵這一起亡命？因此拋戈棄甲，只顧逃命狂奔，被賊人殺死的亦不計其數。王參將只得收些敗殘兵卒，退回數十里暫立營寨，一面飛請督撫派精銳前來助剿。

繆瑞麟勝了一陣，又得了許多器械旗幟，好不得得意入城以後便殺牛宰馬，大排筵宴，暢飲歡呼。飲到酒酣之際，只見繆瑞麟舉杯在手，向眾人說道：「官軍今雖大敗，隨後必有精銳前來，若不早為預備，必難抵敵。況我處兵馬錢糧不敷所用，僅恃區區彈丸之地，何能持久？莫若分兵一半，急攻鄰縣，廣取錢糧，一面豎立義旗，招聚天下英雄豪傑，然後進可以戰，退可以守，不知諸位意下如何？」只聽大家答道：「大王所慮正合眾意，我等皆願效死力分頭進攻。」繆瑞麟大喜。於是豎立大旗，招積亡命。不下半月，就聚有二三千人。那胎簪山大王黑面虎楊壽也將嘍囉悉數帶領下山，聚積一處。一面分頭扮作客商，暗藏兵器，襲取鄰縣，所到之處大半黑夜動手，使人猝不及防，由此失陷城池的，已有數處，各府州縣紛紛告急。督撫也恐賊勢蔓延，難於剿滅，趕著飛檄調取大兵，星夜剿捕，並具折馳奏進京。

話分兩頭，再說洪一鶚自奉旨坐了中書，日在內閣辦事，那些閣臣見他氣度從容，才華敏捷，無不稱贊。這日接到湖北督撫馳奏，所屬宜昌府土匪繆瑞麟勾結胎簪山大盜楊壽，攻陷城池，肆行劫掠，官軍失利，請旨議處的折子。洪一鶚當將原折交給閣臣，恭呈御覽。皇上覽畢隨奉硃批：「據湖廣總督秦士宏湖北巡撫高承志奏稱，所屬襄陽府襄陽縣土匪繆瑞麟等攻陷城池，肆行劫掠，

官軍失利，請旨議處一折。襄陽營參將王壽林著先行革職，仍留軍營效力，以觀後效。一面著該督撫就近挑選精銳，派員督師，星夜馳行，奮力剿捕，務在殲除殆盡，毋任延蔓致留大患，所有往剿情形，仍著隨時具奏。至所請處分，著降一級留任，以示薄懲。欽此。」有內監傳遞出來，仍由內閣發回原省。畢竟剿捕賊匪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